

见春山

□曹春雷



曹春雷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,在《山东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扬子晚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,多篇作品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转载。

入春后,我给自己定了十件春日里必须要做的事。去见一位隐居乡下的朋友,去一个小镇见一棵树龄超2000年的银杏树……在春天做事,要马不停蹄。因为春天实在太短,像是一阵掠过树梢的风,风停,春天就恍然度过了。又像是你怀着万千期待去看一场戏,锣鼓正紧,戏正精彩,你看着正起劲,演出却戛然而止,一眨眼,已是另一个剧目了。

去见一座山,也是其中的一件。要去见的山,在乡下老家。因在村南,被称为南山。村人们给山起名字,就像给自家孩子起乳名一样,很是随便。山南有个村子,那村的人称这山叫北山。山不在乎人们怎样称呼自己,它在那里,看着山前山后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来来去去,逐渐消失在时光的风里,兀自沉默。

这个春天,我相信那座山在一直等我,等我从城市中冗杂的事务中摆脱出来,忘却“社会”的我,以“自然”的我,从远方遥遥而来,赴一场春天的约定。

终于,清明时节,我来了。先去山前扫墓。我的父亲,我的祖父、大伯、二伯、五叔,都在山脚下的墓园里。祖父是最早把自己融入这片土地的。后来我的父亲跟随而来,也许是他怕他的父亲独自在这里太孤单,也许是他太喜欢这片山林,刚步入中年,就毅然舍弃了人间的责任,来到这里,把自己变成了山的一部分,“托体同山阿”。从此,朝看山,暮看山。

祭拜完后,陪父亲坐一会儿。这些年,我已不记得父亲的模样,他仅留的一张一寸黑白照,夹在他爱看的《本草纲目》里,后来照片和书都不见踪影。任我翻箱倒柜,遍寻不到。它们去了哪里呢?不知道。总有些事物,会莫名消失,仿佛和时间一起,掉进了时空深处,成为永远的谜。

去爬山。山腰有几棵桃花,正盛开着,用一大片灿烂的红,将自己从满山的翠绿中

分割开来。它们开花不为谁,结果不为谁,只为自己,所以开得恣然。蜜蜂、蝴蝶与飞鸟,还有路过的人,都是偶然的过客。我在桃花丛中站了一会儿,感受到了树的喜悦。是的,如果你贴近山中的一棵树,站立成树的姿态,凝神静心,就一定能感受得到树的情感。

走上那条熟悉的山路,心中恍然。这条路,父亲曾和我一起走过。路两边的松树上,依然停留着我和父亲的脚印。我每走一步,脚就可能重叠在那些脚印上。而我转过一个弯,似乎就能看见父亲牵着我的手,两人一高一低的背影。

那时我似乎只有四五岁吧。父亲领我去山上见他的一位朋友。他的那位朋友,似乎是一位云游四方的人。云游至此山,在山顶暂时落脚。两人邂逅,得以相识。当然,这是我的猜测。问母亲,母亲也不清楚。父亲把他很多的故事都锁了起来,而我,永远都无法找到那把钥匙。

山顶是片开阔的平地。那时父亲和他的朋友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喝茶,聊天。父亲揽着我,让我坐在他怀里。两人说了些什么,还做了些什么,我都不记得了。这段往事,仿佛是我脑海里一张模糊的底片,被时间锈蚀,任我怎样努力,也无法还原那些细节。

如今,山还是那个山。那个云游的人不见了。我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。父亲早已不在了。

春风吹动我身边的一朵野花。一只蜜蜂嗡嗡着,落在花朵上。它忙着采蜜,对人间的事情并不关心。阳光拥抱我,试图给我以安慰。我坐在父亲曾坐过的那块石头上,对命运的安排不甘。

一只喜鹊落在对面松树上,冲着我,一个劲“喳喳”。我久久地望着它。我想它此刻一定是在替这座山告诉我:你的父亲守在这里,山上的每个春天他都不曾错过。我释然,将目光掠过松林涌动的绿,遥望山下远处村庄的白墙红瓦,内心宁静安详。



赵波平,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,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,参编《泰山石敢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水滴石穿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泰山老石窝。

“水滴石穿”是一成语,意思是水经常滴在石头上,能使石头穿孔。其比喻人们做事只要坚持不懈,力量虽小也能做成本来很难办到的事情。

“水滴石穿”有一则故事。在宋代时,张乖崖出任崇阳县令。适逢县内盗窃成风,甚至库银也会丢失。张县令决心严惩盗窃,还全县平安。一天,他巡查衙门四周,见一库吏从钱库中走出,行色慌张。张县令厉声把库吏喊住,让随从对其搜查。结果,在其头巾里搜到一枚制钱。张县令便让人把库吏押回大堂廷杖审讯,问其一共从钱库偷了几次?共偷了多少?库吏不服,并怒道:“偷了一枚钱算什么大事情?至于要用刑吗?”张乖崖看到库吏竟敢这样顶撞自己,不由得十分愤怒,他拿起朱笔,宣判说:“一日一钱,千日一千,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。”判决完毕,张县令对库吏斩首。此后,崇阳县城几无盗窃,民风大善。

该故事出自宋·罗大经《鹤林玉露·地集·一钱斩吏》。原文为:张乖崖为崇阳令。一吏自库中出,视其鬓旁巾下有一钱,诘之,乃库中钱也。乖崖命杖之,吏勃然曰:“一钱何足道,乃杖我耶?尔能杖我,不能斩我也!”乖崖援笔判曰:“一日一钱,千日一千,绳锯木断,水滴石穿!”自仗剑下阶斩其首。申台府自劾。崇阳人传之。

其实“水滴石穿”的最早来历与泰山有关,所穿的“石”也是泰山石。班固《汉书·卷五十一·枚乘传》载:“初,吴王濞与七国谋反……枚乘字叔,淮阴人也,为吴王濞郎中……乘奏书谏曰:‘……福生有基,祸生有胎;纳其基,绝其胎,祸何自来?泰山之溜穿石,单极之纆断干。水非石之钻,索非木之锯,渐靡使之然也。夫铄铄而称之,至石必差;寸寸而度之,至丈必过。’”这里的“溜”就是水溜子、水滴。这就是说的“水滴石穿、绳锯木断”,而且被穿的“石”是泰山石,泰山石质地坚硬,能被水滴穿透,这说明水虽柔弱,但是只要固定于一点长期地冲刷,也会把石头击穿。当时,吴王并没有听取枚乘的谏言,他也因叛乱被杀。很快,汉武帝闻乘名,便以安车蒲轮征乘。后来,枚乘子皋曾随汉武帝登封泰山。

浮香一路到天涯

□邵桂娟



邵桂娟,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散文学会会员、第三届泰安市政府东岳文艺奖获得者、山东省第21届作家班学员,著有散文集《淡若花开》《那年樱花》。

我在槐树下时,正好下起了小雨,雨珠在白花中穿梭,串起了花朵,也串起了我的眼波。

空气中透着一丝凉意,花儿们次第开放,油菜花黄色的衣袖刚隐在了绿海里,槐花的白裙又在绿叶中飘动了。春天注定走不出花的纠缠。

槐花对我来说,是一种情结。儿时的梦,系在了槐花香上。哥哥在树上,我在树下,树上的人往下抛着一枝枝一簇簇的槐花,树下的小人一把把地掙着嫩白的花朵,小腿鼓起老高的样子,又在脑子里浮现。

我喜欢吃槐花,不管是生吃还是妈妈做成的菜饼,鲜美的菜汤,槐花的香味总是清清爽爽。

儿时吃过的野味那么多,记下名字的没有多少,槐花一直占据着我的味蕾。槐树立于路边村口,站在人家的院子里,每年的开花不只是做春天的风景,而是为了人们的饭桌而来,这是它不同于他花之处。人习惯食叶片和果实,对花朵的食用,可谓谨慎而又慎,有的花艳丽未必能食,有的花能食香味不一定怡人。在众味花与香中,槐花是色味俱佳的首选。

我看到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有个专栏是《脚步》,里面就说了一对养蜂的夫

妇,为了追赶槐花的花期而不辞千里,而小蜜蜂们甜美的梦,应当就是在槐花的花海里了。

当然是了,一群群的小蜜蜂在树上飞起飞落,嗡嗡嗡嗡,每棵树上都是。树太高,我看不清它们吸吮花蜜的样子,只看到了它们此起彼落的身影,那应该多么兴奋的一种心情。就如我,走过一棵树又一棵树,看过一簇花又一簇花,想把所有的花看遍,想把所有的花路走完。可是我不能,眼及之处,数不清的繁花在远处向我招手,而时不我待。

几时能如蜜蜂,生在花海里,在花蜜里交付终身。生存环境不同,决定了人不能如蜜蜂,沉醉于花海之中;人生也不能如花,开过一季还可以再度绽放,花开有重日,人无再少年。就如我现在回忆着过去,槐花却在酝酿下一个春天的花期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,郁郁芬芳醉万家。春水碧波飘落处,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雨下急了,我即将归去,小蜜蜂们还在坚持工作,微风绵绵不息。两道素白的花带,浮在绿色里,清香不减,安静依然。且让我取一朵怒放的槐花把童年旧事系上,等明年某个阳光明媚的日子,再来续素白的情缘。